

西安事變身歷記 (續)

萬耀煌

十二月十四日 晴

天甫明，隨我多年之衛士黃金山突然進來，後跟監視者五六人，黃見我夫婦泣不可仰，他持西北剿總給十三師的命令說：「何軍長命他來見



委員長與張學良

萬軍長的」，余妻設法亂監視者的耳目，我乘機告訴黃金山：「要他們自己有主張，對我生死不要顧慮，咸陽的西北為孫蔚如各部，東南為東北軍，這些部隊來包圍解決我們的，務必隨時與開封劉主任通電」。此時我大聲說：「要副師長各旅團長聽命令，守軍紀，我很好，要他們放心」。黃金山去後，牙粉牙刷及應用的物品漸漸送來了，我們行動在樓上也自由了，彼此也能往來，雨岩先生病也好了，對我妻感激非常。

中午，我夫婦、蔣雨岩、李子寬、陳辭修、郭寄嶠都在二一三號衛俊如處共餐，用的是西餐，餐後隨便談話，雨岩講歐洲風俗生活，李子寬講佛學，忽聽有高唱共產國際歌之聲，由窗戶外視，見卡車數輛，載穿共黨制服，繫紅臂章，手執小紅旗者，唱歌喊口號，向西京招待所示威。余妻益悲痛欲死，陳辭修說：「你死不得，他們不會殺你的，我們死了之後，死的時間地點，如何死法，有你在



蔣委員長駐節之西安華清池

還可告訴每家，你要是死了，誰能把我們的死事傳出去呢？」衛俊如說：「算命的說我還有廿年大運，老母年近八旬，難道說就是這樣死了嗎？」李子寬學佛的人，除了念阿彌陀佛之外不說什麼，蔣雨岩很達觀很自然，我是有決心的，余妻聽陳、衛之言，更是憂慮，但見了張、王、何輩則氣甚壯語甚強，態度高傲不似女子。

今天一般形勢較緩和，中央飛機往來偵察，街上行人漸多，「解放日報」亦附送張、楊十二日通電之八大主張：(1)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

派共同負責救國，(2)停止一切內戰，(3)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，(4)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，(5)開放民衆愛國運動，(6)保障人民一切集會結社之政治自由，(7)確實遵從孫總理遺囑，(8)立即開救國會議。署名者有張學良、楊虎城、于學忠、馬占山、何柱國、繆徵流、王以哲、孫蔚如、馮欽哉、董英斌、朱紹良、蔣鼎文、陳誠、陳調元、蔣作賓、衛立煌、邵力子、陳繼承、萬耀煌等十九人。我們看了真是啼笑皆非，合東北軍張部將領西北軍楊部將領及中央被扣將領政要於一爐，欺誰乎。

雨岩先生說：「昨天張漢卿來看我，他形容憔悴，我告訴他說，『你要保持自由，不要受人控制』，『你對蔣委員長及被扣諸人的安全，你要有權保障』。張說：『正在想法，移居我的範圍內』。西京招待所看守的官兵都是楊虎城的，聽他們的言論與共產黨的口吻相似，我們最感不安，而來看我們的都是東北軍的將領，西北軍無一人來此，所以雨岩對張漢卿示意。

晚餐仍用西餐，亦在俊如房內，因兩面窗子可望大街，陳辭修、郭寄嶠下象棋，我們看棋的談話的，尚不寂寞。

十二月十五日 晴

起床後首先看「解放日報」，陝西省政府改組，完全是楊虎城的西北軍人物，杜斌臣爲省府秘書長，孫蔚如爲西安警備司令，李壽山爲陝西教育廳長，王一山爲民政廳長，續式甫爲財政廳長，雷寶華爲建設廳長。此中最奇怪者，何以雷孝實（按雷寶華別名雷孝實）仍能保留，他肯幹

嗎？我想可能同用我們名義通電一樣，無論你幹不幹，把頭銜加上再說。昨日報稱抗日聯軍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張學良、副委員長楊虎城，今日忽然改稱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，孫蔚如爲抗日聯軍第一軍團長，王以哲副之，馬占山爲抗日聯軍騎兵總指揮。

今天行動更自由，我們住在東邊，以衛俊如房間爲集會所，下棋談天吃飯都在此。西邊以陳武鳴房間爲集會所，蔣百里、陳雪軒師、蔣銘三、朱一民、陳武鳴夫人，以陳夫人愁苦更深，他們多爲安慰，故吃飯談天下棋都在此。我妻爲東西兩半球聯絡人，蓋陳雪軒師稱東樓爲東半球，西樓爲西半球也。何柱國一人來，談話較自由，他說：「中央昨派端納來見委員長，飛機偵察許多時始降落，南京盛傳潼關以西遍懸紅旗。」事實上西安雖未遍插紅旗，但第一天士兵左臂都纏紅布，唱共產國際歌，又有共黨宣傳報解放日報，亦等於潼關以西都是赤色矣。

在招待所同人，只邵元冲一人犧牲了，邵爲文人，寓樓下，聞槍聲，搶撞門聲，一時心慌意亂，越窗而出，在後面圍牆邊遭叛軍槍傷，天明後我夫婦由窗戶下視所見擔架抬出之傷者即爲邵翼如。叛軍在招待所周圍佈置四道警戒線，始入內捕人，誰也不能倖免。于學忠本屬我之鄰室二一三號，（即衛俊如現在住處）當晚未歸，或爲同謀，或事前通知其躲避。又青島市長胡若愚係東北軍人物，寓樓上，叛軍押其下樓，亦遭誤殺，彈由右頰入左頰出，未傷齒骨，亦奇事也。

午後五時，周科長文章來請搬家，第一次汽車，我夫婦一輛，陳武鳴夫婦一輛，陳雪軒一輛

，因武鳴夫婦携有老媽子，臨時推入陳雪軒車內，蒙難同人在樓上俯視之下，無不大笑，謂雪軒臨行招親。我們每車有兩人持手槍監視，至仁壽里第一號四合院，我夫婦分配上房兩明一暗，武鳴夫婦，廂房亦兩明一暗，陳雪軒寓北房一明一暗，室內有床沙發桌椅火爐便桶，桌上有筆有墨盒但無墨，客廳有衣櫃大沙發方桌椅火爐，一律俱全，傢俱均由西京招待所移來各房一樣，每室有便衣三人監視，一院有武裝兵十名在前後守衛，牆高數仞，後院水井亦封閉。我們進屋後監視更嚴，我與武鳴、雪軒亦不准往來，室內火爐不准用，房門不准開，晚餐亦不在一起，我要求全院共餐亦不許，余妻焦慮食不下咽，武鳴夫人亦啼泣不已，雪軒先生想去安慰亦不許。夜半周文章來，我們齊出謂如此待遇不如請仍送招待所，尚有彼此往還談話的自由，至換槍換刀到時再去領受，周始命監視者謂，「院內可以自由活動」，且送來麻將一付，每室銀洋二百元以消寂寞。

十二月十六日。陰。甚冷晚下雪

起床後都到武鳴外間圍爐談話，余妻固愁慮百端，武鳴夫人，則啼哭不止，雪軒先生盡量設法使之破顏，我妻亦常勸慰，終不能解，只有打牌混日子。早餐後張學良來了。着上將軍服佩長刀穿馬靴，他說：「馬上出席民衆大會，原定十四日開，但聽說民衆大會時有人要提議公審委員長，又以西京招待所目標太大，恐發生危險，所以改在今天」。漢卿告訴我說：「第十三師部隊昨晚突由咸陽開拔南行係劉經扶的命令，行動甚速遺留物品很多，有敵兵一連爲孫蔚如所部繳械

，另有十三師兩個營在臨潼附近，聞變下車佔據兩個寨子，已命楊虎城派員前往，指令開回潼關」，又說：「十三師南行，孫蔚如派一師往追擊，予已制止」。又對我們說：「有一星期可以解決了，宋子文顧墨三要來西安，委員長罵我大魯莽」。至此武鳴夫人要求到何柱國家去看何夫人，張說：「我們是聯軍，完全聯合行動，你們以不去為妙」。此時他說要去出席民衆大會，他還說「邵元冲重傷不治，昨日逝世」說罷辭去。

午後何柱國來談，委員長經端納之勸，始於昨日移居高桂滋之住宅，即張邸對門，安全似可放心。西安城內東南角劃成一區域，所有東北軍的高級將領眷屬均環住張宅四周，仁壽里即在張宅後面，原爲米春霖等高級將領公館，前日臨時遷出，讓我們住，以便保護。此特別區域均張之衛隊警守護，築有堅固工事，繞以鐵絲網，各巷口架有機關槍，警戒極爲嚴密，楊之軍隊不能接近，區域以外則爲楊虎城之勢力，張之將領在此亦不能自由行動，所謂聯軍範圍亦莫不在此。劉偉鮑文越都來探視，相見不過問好，無話可談，總算尚有溫情的，至西北軍的人物，始終未見一人來，現在張的勢力範圍內，他們更不會有人來了。

十三師由咸陽南開，當係奉劉經扶主任之命（張學良說過），開往漢中，如果堅守咸陽，孫蔚如一部力量不敢與之開火，合東北軍向咸陽包圍攻擊，亦必須有相當準備，十三師守曲阜的壯舉，全國皆知，今天張學良態度似較安定，以十三師離開咸陽，解除了他的威脅。我這幾天所擔心的也是十三師的安全，既已南行我心也安。

十二月十七日 雪

何柱國夫婦歸來，並送餅干食品，何陳兩夫入與內子談話，何夫人顧慮楊虎城部無紀律，尤慮赤匪入城。彼謂：「前在關外受日寇壓迫，尚有國內可走，現在有家歸不得，有國難投，真是走頭無路，悲痛欲絕」。又謂：「東北軍的眷屬都有此想，咸怨張學良荒唐，似乎受了楊虎城與共產黨的煽惑」。從何柱國口中知道蔣鼎文今日離西安飛洛陽轉京，又悉張漢卿初以全國國民除中樞與蔣委員長有關者外，都是反對委員長的，故發動事變劫持委員長，以爲各方必起而響應，豈知通電多日，不獨無人響應，就是平日與中央無關係的現在也無不痛罵張之狂妄荒謬。中央派軍入潼關，張始恐慌，請教於百里先生，百里師爲之策劃，請委員長派蔣鼎文飛京。張、楊曾爲此事商議多次，始決定由張親送銘三上飛機。

十二月十八至廿三日

我們每天早八時起床，九時早餐，稀飯饅頭油條及小菜四盤，以後麻將五圈，我夫婦武鳴夫婦雪軒師輪流上桌，輸贏記賬，根本不算錢。午餐四大碗四小盤，火鍋、菜不合味還可更換，廚房就在後院，一切甚方便，香煙也是選最好的，先是茄力克，後西安買不到改三五牌。午後又是五圈麻將，看「解放日報」，晚餐的菜與午餐的菜都是許多西安名菜，夜間又是五圈，十時就寢，成爲例課。

某日，張學良來說：「中央軍攻華陰，他要

往前方指揮」。事實上他們很驚慌有作撤退至平涼之意。陳雪軒先生向張請求，讓前江西幫辦九江鎮守使吳金彪接來同住，張即派人接來住陳先生外間。吳曾與段祺瑞同學，中日甲午戰爭在旅順當哨官，年已七十餘，雪軒先生來西安，他一定要同來一遊，目的在祭周文王武王之墓。他來後又加了一分熱鬧，某晚他同雪軒說：我再玩幾天，就回南京。陳笑說：我派人替你買飛機票，你坐飛機回去吧。他很以爲然，次晨起床後，帶了多少零用錢準備出門上街去吃早點，衛兵阻止他，他申斥謂：「不應阻止」，幾起衝突。陳向衛兵賠禮，並告訴他，現在是被禁，他始明白。到我房間問我，爲何被囚禁，他說：「我在南京住雪軒公館，內外也有衛兵，昨日雪軒接我來住，我以為與雪軒南京公館一樣，那裏知道他被囚禁呢！」雪軒說：「他的腦筋最簡單，他知道名與號的全國只有三個人，即段芝泉、馮華甫及陳雪軒，此外不知程潛就是程頌雲，馮煥章就是馮玉祥。」

廿日蔣百里師來，說見了委員長兩次，委員長很高興見他。他說：「張楊對委員長懷疑，看了委員長日記文件之後，才明白委員長對他們沒有絲毫不誠意，更知委員長忠心爲國」。委員長對他說：「他們以後可進一步信仰我，毫無隔閡了」。百里師又說：「張副司令許我自由，要我搬回西京招待所」。我想留他多談談監視者不許，臨行對吾妻說：「我的衣裳破了或壞了，要請萬太太替我洗補」。以後並未送來。

衛俊如、蔣銘三、郭寄嶠、龔運陽等住在我們隔壁第二號。昨日周文章來，我妻要往第二號

去看他們，周不好阻止，只得親送過去，聽得倭如縱聲大笑高叫歡迎，陳雪軒先生在這邊也大叫衛俊如過來玩。今日吾妻又衝着往第二號去，衛兵阻止不及，當天就有泥水匠來開闢一門，打通兩院，當開一孔僅容一身時，衛俊如即鑽過來，隨後寄嶠等亦過來，均在武鳴客廳聚會，打牌談天，在我客廳開飯，人多有話可說，有麻將有撲克，雖不寂寞，但外間消息如何，無不異常憂慮，只有在「解放日報」中去找資料，明知完全為反動言論八股文章，但於言論中看出他們之氣甚餒，各方面對他們的反應極壞。又如蔣銘三之飛京宋子文之來西安，中央飛機炸渭南，周恩來在西安之活動，于右任奉命西來被阻於潼關等等消息。每天聞飛機聲，眾人都出院子仰觀，如見親人，機聲亦格外親切，廿二日午後五六時見有巨型機來，料是中央必有重要人物來此。

十二月廿四日 晴

早餐後蔣銘三來了，大家高興歡迎，無論如何總有新消息透露，雖然孫蔚如、王以哲亦同來，銘三亦會報告實情的。銘三說：「昨同宋子文、蔣夫人回來。到京後報告西安事變經過，及張楊的『政治主張』，中央有主戰有主和，都晝夜不停的討論辦法，現在軍事以何敬之為討逆軍總司令，顧墨三為西路軍總司令，劉經扶為東路軍總司令，他們十七日已分別就職，軍隊正調動中」。他又說：「我奉命為南路軍總司令，軍事儘管在行動，仗是不會打的，為申國家的威信，不得如此云云」。銘三辭令甚佳，一面告訴我們，一面對孫王二人有示威之意。又說：「在何部

長公館談陳雪軒臨時招親以及在招待所香煙賣錢的笑話，大家聞之笑不可抑」。銘三不能久談，臨別雪軒謂：「命令你每天來一次報告消息」。銘三說：「要張副司令許可才能來，否則有什麼辦法呢？」臨別又轉告蒙難同人謂已轉告在京滬之家眷，說你們很好，可以放心。

我們幾天以來判斷局勢，張楊想害領袖與我們，此時尚不會，只怕窮途末路，先把領袖和我們送往西北或往新疆入蘇俄，或送往延安，或留居平涼作質，以便在西安附近決戰，死是死不了，就是怕凍死。何柱國送我棉被一床，其夫人送余妻棉褲一條，禦寒衣服只此而已，前途茫茫，國運多蹇，使領袖蒙塵，無論生死都是羞辱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

又見巨型機東飛，我們想只要有巨型機往來，時局前途，總是有辦法的。連日天氣晴和，大家笑曰：「天氣晴和，只有窗前窗後走走」。

十二月廿六日 晴

早餐照例由郭寄嶠烤饅頭油條供大家吃，我們坐齊後，寄嶠笑曰：「太太們不要着急，南京今天上午間派飛機來接我們回京」。眾人說曰：「你發燒嗎？說胡話」。不意餐畢，「解放日報」送來，頭條消息寸方大字，大書時局急轉直下，張副司令恭送蔣委員長赴洛，廿五日午後四時自西安起飛，五時到洛，又載吳秘書長二十五日晚廣播謂：張副司令恭送蔣委員長入京。眾人驚喜若狂擁抱跳躍。午間楊虎城來，均在我客廳相見，楊坐下後，自打兩耳摑說：「實在對不起各位

，許久不來，實在是不好意思」。又說「委員長接受我們的主張，所以張副司令親送 委員長回洛，今天早上八時由洛飛京」。又取出張給他的電報說，「張副司令電囑送各位飛京」。隨後點名，我們同難的都在內，說完，約晚餐始去。楊虎城走了之後，我們大家都以委員長已脫險回京而高興，至其他的話，大家聽了也就算了，不把他當做一回事。

監視者撤走了，衛兵也撤走了，我們一齊往陳辭修朱一民的住宅，蔣雨岩與蔣百里師亦相遇，正陳辭修、朱一民、晏殿翹在照相，遂同攝一影，以資紀念。辭修、一民、殿翹三人不會打麻將，只以撲克牌作捉烏龜之遊戲。百里師說：「我一人住西京招待所，既寂寞又苦悶，更無自由，想仍還押亦不許可，我將衣服弄破，要請萬太太補，監視者不許，送衣服來洗又不許，真是無法可想」。王以哲、孫蔚如、劉多荃、鮑文樞、劉偉、何柱國、董英斌、繆徵流、米春霖均來慰問。我們的隨從都由他們分途找來，遂準備東歸。余妻親往西北飯店將雲瑞團長找來，給以二百五十元，命他集合在西安所有人員乘車回漢，錢慕尹居何柱國家，午間亦來，傷不算重，兩週全愈，身體強健。

楊虎城請余妻及武鳴夫人在私宅晚餐，東北軍將領眷屬作陪。楊在新城大樓請被難同仁。分別乘車，每車均有將領陪坐，十幾天囚禁，今始出張之禁區，街口巷尾均有沙包工事鐵絲網，沿途佈置嚴密警戒，市上行人頗少，標語貼遍通衢。新城大樓宴會是第二次，邵力子及侍從室人員均到，十三師夏鼎新旅長及雲瑞團長亦在坐，夏

雲二人未隨隊行動，我初不知道，昨日知雲，今日始知夏也。他們原在西安，以部隊正在運輸，先往咸陽無事，擬十二日晨再走，不意正遇事變。

席間，楊復出張電，乘機人員為朱一民、陳辭修、衛俊如、陳武鳴夫婦、我夫婦、蔣雨岩、蔣百里、陳雪軒、蔣孝忠等。此宴除陳雪軒與孫蔚如談西京古蹟點綴局面，蔣百里說「昨為階下囚今為座上客，正為我們寫照」。滿座大笑不止，座上主人有點不自然，局面非常尷尬。餐後返寓，陳辭修、朱一民在我們客室打麻將，辭修不太會，余妻為之指導，入夜衛兵復班，又現緊張，夜十二時徐芳（字靜塵）來謂：東北軍少壯派力主以中央將領作質，換張學良回來，張一日不歸，中央將領一日不釋。這是今晚會議席上提出來的，王以哲憤怒拍桌子說：「副司令的電報命令，誰不服從就宰誰。」因此極度不歡而散，少壯派以某營長為首，王等恐他們有不軌行動，所以今夜對仁壽里特別戒備嚴密保護。（徐為湖北人，陸大十期畢業，現任王以哲的參謀長。）

徐謂：「東北軍的內部問題非常嚴重，張經此事變，對他的統御恐有問題，然張如不能回來，誰也不能統御，少壯派的煩悶又無出路，隨時都會發生問題的，王以哲是好人，頭腦簡單容易衝動，對少帥絕對服從，但領導不了。向他建議頗能接受，就是控制不住脾氣，時時為他耽心」。所以徐說：「脫離東北軍，對不起王軍長待我之厚；不脫離，危機重重，隨時有不測之禍。真是進退維谷」。我此時此地不便為謀，僅勉他機警忍耐。我夫婦睡得很晚，上床已是清晨二

時，可是無論如何睡不着，天明以後可以脫離這地，與奮得不能入睡，同時又恐發生事故，要留我們作人質，反覆疑慮。

十二月廿七日 陰

晨劉多荃、米春霖，來催動身。甫起床，楊虎城亦來，略進早點，即乘車出發，楊虎城陪陳辭修，東北軍高級將領及西北軍高級將領全體分別陪乘，冰雪滿街行人稀少，軍隊警戒嚴密異常。抵機場軍樂大作，儀隊一團致敬，兩軍軍師長，總部處長以上及楊虎城夫人與所有將領多人均往機場候送，紛紛照相，握手辭別。飛機早已準備，我們上機後即起飛，軍樂聲中，儀隊致敬，送行者揮巾，十分熱烈，至此才算真正脫離虎口，共慶再生。我們乘的是歐亞航空公司巨型機，我夫婦、陳武鳴夫婦、蔣雨岩、蔣百里、陳辭修、陳雪軒、衛俊如、錢壽尹、朱一民、李子寬、邵存誠、蔣孝忠，西北剿總科長周文章臨時搶上飛機，共十五人，另侍從人員均乘福特巨型飛機隨後起飛，飛機在西安上空盤旋，低飛三匝然後東行，機上秩序立亂，百里師、朱一民、我夫婦在吸煙室，雪軒、武鳴時時往來，辭修喜開玩笑，用撲克捉烏龜戲，朱一民說一出潼關重見天日，百里師口吟打油詩，皆以雪軒為中心，當然有人不懂含義，不得不加以解釋。原詩如下：

恭喜陳雪軒，意外結良緣，一湊成三對（當我們由西京招待所移住仁壽里，第一次上車我夫婦一車，武鳴夫婦一車，雪軒一車，武鳴家女僕在旁臨時推上雪軒車，樓上看的人笑雪軒也成了「一對」，同居竟十天，紛紛叫老四（雪師曾在陸

軍中學任教，我夫婦武鳴夫婦稱之為老師，每天老師之聲不斷，雪軒反叫我們為老五，因師四同音也），件件賣銅鈔（十二日拘禁於招待所大廳，紛紛集合於一小桌周圍小聲談話，暫時忘憂，雪師拿出紙烟一盒分吸，笑曰：五元錢一支，又因一切物件被搜洗一空，僅雪師有剃刀一柄，有人借用亦說五元一借，故曰件件賣銅鈔）我是證婚者，媒錢要十千。一時傳觀，轟動全機。

到鄭州降落，錢宗澤、何競武招待午餐。十二時續飛，午後三時抵南京明故宮機場，中央委員各院部會首長各團體均來歡迎，場面空前，不是平常禮貌，乃是一種天然至情。下機後各人回家的回家，赴滬者赴滬，西安同患難的臨時結合遂告結束，我夫婦由賀貴徽（耀祖）陪至中央飯店二四二號。次日（廿八）委員長在官邸召見西安歸來人員，我與俊如同時去謁見，委座因腰痛未愈，臥於藤臥椅上，點頭命坐，詢在西安情形，隨後命我們去看看張副司令。辭出後去獅子山宋子文公館晤張，時顧墨三、蔣銘三在座，旋何雪竹亦來，除寒暄外都無話可說。辭出後到陳雪軒先生公館，西安蒙難同仁多在此，談笑風生。

十二月廿九日

奉召至 委員長官邸照相，排列就緒後蔣銘三上樓報告，委座詢知有晏道剛參加，頗為憤怒，銘三匆促下樓促晏速即離去（晏由侍從室外調西北任剿總參謀長，有虧職守。）委座始由侍從人員扶持下樓入座，先與余妻及武鳴夫人握手說：「你們兩位夫人受驚辛苦」。同影前排坐者



：中座爲委員長，右爲余妻萬周長臨，蔣作賓、陳調元、陳誠。左爲陳繼承夫人、蔣方震、衛立煌、李基鴻。中排立者，中爲蔣鼎文，右爲我。

記所日九十二月二十見詳明說邸官長員委蔣於攝京回難蒙安西

郭寄嶠，最右爲葛武榮。左爲蔣孝忠

、陳繼承、毛慶祥、龔運陽、汪日章，後排中爲朱紹良、右肅贊育、左錢大鈞。此一歷史照片攝成，委座旋即上樓。我們又去陳雪軒公館拍一照片。當日中央黨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公宴，吳秘書長鐵城私宴，孔院長祥熙私宴，何部長私宴，及中樞要人之公私宴會，每天午晚有三處四處應酬。至於余之寓所更是車水馬龍，自早至晚賓客不斷，余妻長臨成爲友朋中最注意之人物，張文白夫婦、唐孟瀟夫婦先後進門，見我妻舉大姆指曰：「萬夫人了不起，張漢卿最佩服你！」。他們問的是西安事變經過與我們生活情形，每天不知要說多少遍，我們要問的是事變以後南京及全國情形；乃知事變後舉國惶惶如臨大難，及聞 委員長脫險，舉國歡騰如醉如狂，鞭炮通夜不息，青年學生更是歡躍狂呼，自十二日事變至廿五日脫險情形，均爲我們聞所未聞。這次西安事變是一次空前的民意測驗，全國人民對領袖蔣委員長的信心可謂堅強無比；如果利用此時機剿匪，必可於短時期內根本消滅，如果以此抗日，有

民意作後盾必可獲得最後勝利，時乎時乎不易多得，顧中樞決策如何耳。（完）

編後記

△前立法院院長劉健羣先生的文章，早已膾炙人口，劉先生爲本刊讀者所寫的「隔靴搔癢話黔軍」，以一個貴州人，談自己家鄉貴州省軼事，讀來益覺親切有趣，敬請讀者特別注意。

△文學家尹雪曼教授的「三度花嫁」連載以來，由於人物描寫深刻，文字活潑傳神，倍受讀者歡迎，紛紛來信道其喜愛之忱。本期續篇，更見精彩，特此奉告。

△趙龍文先生的「蒙特里之行」，敘說加拿大世界展覽會，實質上是一項文化比賽，而這一項比賽從政治意義來說，是一次重要的綜合性宣傳戰；同時他並指出幾個比較成功的國家之所以成功的地方，期望我們的主持人在下一次的機會中能把握重點，好好表現一番。

△上期本刊登載王成聖的先生「一寫石達開」以後，讀者紛紛來函希望王先生多寫一些有關翼王石達開的軼聞軼事，本期特續刊二談石達開一文，以饜讀者。

△西藏由於交通不便，向被視爲神秘的地方。現任第十四輩達賴喇嘛，於民國二十九年二月舉行坐床典禮，周昆田先生隨同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，前往拉薩主持大典，來去均取道印度，曾兩度翻越喜馬拉雅山，辛勞備至；沿途所見所聞，均係親身經歷，寫來倍見深切，字裏行間充滿了祖國山河之戀，是一篇精闢無比的遊記佳作。